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人小传 / (英) 奥布里著 ; 王宪生译.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9
书名原文: Brief lives
ISBN 978-7-80769-733-6

I. ①名… II. ①奥… ②王… III. ①名人—列传—
世界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51258号

西方传记文学经典

名人小传

著 者 | [英] 约翰·奥布里

译 者 | 王宪生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OWL STUDIO

责任编辑 | 武 学 陈 赓

装帧设计 | 后声 HOPESOUND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制 |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010-8959195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规 格 | 695mm×995mm 1/16

印 张 | 29.5

字 数 | 382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69-733-6

定 价 |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我值得尊敬的朋友、牛津大学古文物 研究者安东尼·伍德先生

先生：

应先生雅嘱，余搦管走笔，或一时想起，或偶有耳闻，便东涂西抹，遂成此传记文稿。君若内无寸事，可用红笔将拙作依时间地点一一排序，梳理成形轻而易举。之前吾绝无承揽之意，无奈阁下托付于我，以为在下堪当此任。盖因余交游甚广，至今已出入官室五十余载，且颇多坎坷，遂以此成名。加之本市有咖啡馆之便，而此前世人竟不知如何相交，只能与亲朋往来。除此之外，余出身世家，数代积累，已枝繁叶茂矣。发轫之初，尚未知篇幅如此之长。念及你我情谊，故和盘托出，袒裼裸裎，毫无遮拦，不少段落足以令处子赧颜。故阁下披览后还望斧削，刊落秽言，聊以遮羞尔。

纵观坊间史籍，皆依违其说，或与真相擦肩而不敢明言，或不知就里而漆黑一团。就我记忆所及，凡刊行文字不再重复，余权当与君抵掌而谈，余之亲友所言尽皆实情（彼等君或相识，或有耳闻）。如此一来，吾与亡友重叙旧情，不啻返老还童，乃老朽一大乐事也。可惜拙作所记不过百年，诸多才俊大名业绩湮没无闻。若非阁下敦促，多位英杰仍会有此厄运。故拙作之中，此篇或最为有用。余记得兰伯特将军有言：人中豪杰乃鼎盛之凡人也。此等人物，拙作之中屡见不鲜。如此秘闻，三十年内不宜流布，



约翰·奥布里

第一任伯爵 / 53	约翰·科莱特 / 99
罗伯特·博伊尔 / 55	亨利·科利 / 100
威廉·布里尔顿勋爵 / 57	托马斯·库珀 / 100
爱德华·布里尔伍德 / 57	理查德·科比特 / 101
亨利·布里格斯 / 58	亚伯拉罕·考利 / 104
伊丽莎白·布劳顿 / 59	托马斯·克伦威尔 / 106
威廉·布洛克 / 61	柯廷 / 107
理查德·巴尔克利爵士 / 62	丹弗斯家族 / 107
罗伯特·伯顿 / 63	爱德华·戴夫南特 / 112
托马斯·布谢尔 / 63	威廉·戴夫南特爵士 / 115
塞缪尔·巴特勒 / 67	迈克尔·戴维 / 120
威廉·巴特勒 / 69	约翰·迪 / 120
爱德华·比什爵士 / 72	吉迪恩·德劳恩 / 124
威廉·卡姆登 / 73	约翰·德纳姆爵士 / 124
威廉·坎宁吉斯 / 75	笛卡尔 / 129
威廉·卡特赖特 / 76	埃弗拉德·迪戈比爵士 / 130
卢修斯·凯里，福克兰第二任子爵 / 77	凯内尔姆·迪戈比爵士 / 131
查尔斯·卡文迪什 / 80	维尼夏·迪戈比 / 136
查尔斯·卡文迪什爵士 / 84	迈克尔·德雷顿 / 139
威廉·塞西尔，伯利勋爵 / 85	圣邓斯坦 / 140
托马斯·查隆内尔 / 86	约翰·邓斯塔布爵士 / 141
杰弗里·乔叟 / 88	爱德华·戴尔爵士 / 141
威廉·奇林沃思 / 89	托马斯·埃杰顿，埃尔斯
约翰·克利夫兰 / 92	梅尔勋爵 / 142
乔治·克利福德，坎伯兰	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 / 143
第三任伯爵 / 93	托马斯·费尔法克斯 / 146
亨利·克利福德，坎伯兰	乔治·费里比 / 146
第五任伯爵 / 94	威廉·弗利特伍德爵士 / 147
爱德华·科克爵士 / 95	塞缪尔·福斯特 / 148
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 / 98	约翰·弗洛里奥 / 149

乔治·蒙克, 奥尔比马勒
第一任公爵 / 271
乔纳斯·穆尔爵士 / 277
罗伯特·莫雷爵士 / 279
托马斯·莫尔爵士 / 280
兰斯洛特·莫尔豪斯 / 283
托马斯·摩根爵士 / 284
莫顿, 红衣主教 / 286
托马斯·莫费特博士 / 286
罗伯特·默里 / 287
休·米德尔顿爵士 / 288
理查德·内皮尔 / 289
威廉·尼尔爵士 / 291
约翰·牛顿 / 292
约翰·诺登 / 293
罗杰·诺思 / 294
理查德·诺伍德 / 295
威廉·诺伊 / 296
约翰·奥格尔比 / 297
威廉·乌特雷德 / 300
约翰·奥弗罗尔 / 306
约翰·帕特里奇 / 310
约翰·佩尔 / 312
威廉·佩恩 / 317
威廉·佩蒂爵士 / 320
费边·菲利普斯 / 328
凯瑟琳·菲利普斯 / 329
威廉·普拉特斯爵士 / 331
罗伯特·波因茨爵士 / 332
托马斯·波普爵士 / 334

约翰·波帕姆爵士 / 335
弗朗西斯·波特 / 337
威廉·普林 / 342
罗伯特·皮尤 / 344
威廉·拉德福 / 345
沃尔特·罗利爵士 / 346
托马斯·伦道夫 / 359
埃莉诺·拉德克利夫, 苏塞克斯
伯爵夫人 / 360
埃德蒙·里奇 / 360
约翰·罗克林顿爵士 / 361
亨利·罗尔 / 362
劳伦斯·鲁克 / 363
沃尔特·拉姆齐 / 364
约翰·拉什沃思 / 365
理查德·萨克维尔, 多塞特
第三任伯爵 / 367
理查德·萨克维尔, 多塞特
第五任伯爵 / 367
托马斯·萨克维尔, 多塞特
第一任伯爵 / 368
罗伯特·桑德森 / 370
威廉·桑德森爵士 / 371
亨利·萨维尔爵士 / 371
西尔瓦努斯·斯科里 / 373
约翰·塞尔登 / 375
威廉·莎士比亚 / 379
菲利普·锡德尼爵士 / 382
亨利·斯佩尔曼爵士 / 387
埃德蒙·斯宾塞 / 389

约翰·奥布里

John Aubrey

1626—1697

我没有挤向高坛……

以前虔诚的悔罪者常往那里挤，

有的在门外，有的在洗礼盆边。

——托马斯·卡鲁先生

可作为一张废纸用来包书。

他的生平^①在占星学方面要比学术的长进更引人关注。他从出生起就在厄运连连的情况下奋力挣扎，四十年来旅途中多次化险为夷，有时走陆路，有时走水路。他出身世家，家族人丁兴旺。1626年3月12日（圣格列高利节）日出时分，他出生在（双亲长寿、健康）伊斯顿—皮尔斯，那是威尔特郡马姆斯伯里百户邑^②金斯顿—圣米迦勒堂区的一个小村子，是他母亲（艾萨克·莱特先生的女儿和继承人）继承的财产。他十分羸弱，像是要死的样子，所以在晨祷之前就接受了洗礼。

我直到十一二岁才强壮起来，但有呕吐的毛病，每两周吐十二小时，这样持续了一些年头。后来大约每月吐一次，再后来每季度吐一次，最后每半年吐一次，大约十二岁时就不再吐了。

小时候在伊斯顿长大，深居简出，十分好奇。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和到那里去的手艺人漂在一起（如细木工、木匠、桶匠、石匠等），

① 奥布里在笔记中谈到他自己时有时用第一人称，有时用第三人称。——编者注

② 百户邑是当时英国郡以下的行政单位。——译注

熟悉他们的手艺。

1634 年，开始跟从 R. 拉蒂默学习拉丁语法。他是利－德拉米尔的教区长，不慌不忙地走一英里就到那里了。他教课不拘形式，每次我们请假回去时都从他那里学一个拉丁单词，回来时再告诉他，这样不久就学会了很多单词。半年后他去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个好老师，我很难过。后来又跟着几个愚钝的（我祖父奥布里去世早，撇下我父亲，他没有上学，但学会了带鹰外出打猎）赋闲在家的教师学，直到 1638 年（十二岁），随后被送到多塞特郡的布兰福德学校（威廉·萨顿，神学士，一个脾气粗暴的人）。我在这里恢复了健康，学会了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同龄人之中成绩最好的。

助理教员（碰巧）有一本《库氏词典》，我以前从没有见过。我当时正读泰伦斯，发现他的分类法之后，我就把书中凡有泰伦斯的内容全看了一遍，然后又看西塞罗。这就是我学会拉丁语的方法。这对我的爱好是极大的帮助。我还读了奥维德的《变形记》，是桑兹译的英文版，这能让我更好地理解拉丁语。我还偶然见到我母亲的一本书——培根勋爵的《随笔》，这使我第一次了解到伦理道德（我还小，看不懂西塞罗的《论职责》），认识到风格的优美，学会了暗示和转折语。

我老是向我祖父打听以前的事，打听十字架坛之类的东西，打听礼节、小隐修院等。八岁时我成了个小设计师，开始制图，先画草图，如窗帘设计图。到九岁（父亲和老师都反对我干这事）又开始画徽章，没有人教我。临摹客厅里一本画册里的图画，和原作很像。

在布兰福德，我闲暇时为贝茨的书配画。询问书名。

我经常（我记得是这样）为自己感到伤心，我没有生活在城市里，比如说布里斯托尔，在这样的地方我可以接触到制表匠、锁匠等工匠。我不太喜欢语法^①，但我的记忆力不强。所以，对一个有发明创造力、

① 当时所说的“语法”仅指拉丁语语法。当时的英语还没有语法。——译注

附近没有男修道院。从旧书的封面可以看出，当时的旧书稿是如何遭到毁坏的。

1647年，我出于好奇去找帕森·斯顿普，去看他的手稿，其中有一些我小时候看过，但到那个时候已经散失了。他的几个儿子都是炮手和士兵，就用手稿来擦炮。但他让我看了几位院长大人颁发的几份证书，还有他们盖的章，我想他儿子、马姆斯伯里的托马斯·斯顿普上尉仍然保存着。

乔治·阿博特

George Abbot

1562—1633

出生于一个卑微但聪明能干的家庭（有个兄弟担任索尔兹伯里主教），在牛津以一个能言善辩的传教士而闻名。他持有明显的清教观点，在17世纪担任牛津副主教期间曾在市场上焚烧宗教绘画。1608年和1610年，他帮助苏格兰教会恢复了主教。主要是由于这一原因，他在1610年当选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不过他在宫廷的影响力很快就下降了。1621年的一次

狩猎事故也没有给他带来好处，他当时用石弓射杀了一名猎场看守人。查理一世即位后，他完全不赞同王室的思想倾向，1628年被短暂地剥夺了职务。他死于1633年，葬于吉尔福德。



他认为艾伦大约死于 1630 年，享年大约九十六岁。他说，艾伦先生是个整天乐呵呵的人，爱和人开玩笑，每个人都喜欢和他交往，每逢节日每一家都愿意邀请他。

应拉尔夫·凯特尔博士的要求，有人为他画了像，挂在牛津三一学院院长的餐室里（艾伦最初就是这个学院的，在这里接受的教育）。从画像上可以看出，他是个英俊、面色红润的人，身材极好。[参见本篇插图]

《莱斯特共同体》中曾提到他，说了了不起的莱斯特伯爵达德利曾利用他来算命，因为他是当时最好的占星家。在那个黑暗时代，占星家、数学家和巫师被认为是同类人，平民百姓肯定认为他是个巫师。他房间里有很多数学器具和玻璃器皿，这让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他的侍从（为了欺骗新手和头脑简单的人）总是告诉他们，他有时会碰到上楼梯的鬼怪，就像蜜蜂一样。我们堂区的一个居民 R. 鲍尔也是格洛斯特学院的，这件事发生七十多年后，他把那位侍从的话告诉了我。现在对一些人来说，撒谎、欺骗轻信者是一种极为无耻的行为，而当年那位侍从觉得为这样一位主子效劳是一种荣誉。

艾伦享有广泛的声誉。每年暑假，他都骑马到乡下去看望他的老熟人和资助人。他渊博的学识，再加上他那令人愉快的幽默，使他很受这些人的欢迎。有一次，他在赫里福德郡的霍姆－莱西，在约翰·斯丘达莫尔先生（斯丘达莫尔勋爵的祖父）家里，他不巧把手表遗忘在寝室的窗台上了（手表当时是稀罕物）。几个女仆进来整理床铺，听见一样东西在表壳里滴答滴答响，马上断定那就是他的魔鬼，就用钳子夹住表带，扔到窗外的护城河里了（将魔鬼淹死）。碰巧表带挂在从河里长出来的一棵接骨木的小枝上，这就向她们证实了那就是魔鬼。这样，那位好心的老先生又得到了他的表。

凯内尔姆·迪格比爵士非常喜爱他，从他手里买来了他珍贵的藏书送给了牛津大学。

为奇切斯特主教。他后来成为伊利主教，1619年又担任温切斯特主教。他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编纂钦定本《圣经》，他在其中起到最主要的作用。他以讲道著称，其神学著作大都在他死后出版，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声誉。1610年，大家都期待着他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结果被选中的是乔治·阿博特。奥布里批评他的布道，但到了17世纪70年代风尚变了，引经据典、玩弄文字游戏这样的老式学术风格不再受人推许。



温切斯特主教兰斯洛特·安德鲁斯阁下生于伦敦，在商人裁缝学校上学。马尔卡斯特先生是他老师，他把这位老师的画像挂在书房里。多塞特郡布兰福德的萨顿老先生是当时一位很博学的人，也是他的校友。萨顿说，兰斯洛特·安德鲁斯至少在上大学之前就是个十八岁的大高个子。

他是剑桥彭布罗克学院（被称为“主教学院”，因为当时有很多主教都是从这里毕业的）的研究员。当时清教徒势力开始增长，尤其是在以马内利学院，这一派很想吸收这位博学的年轻人加入，认为他（如果能让他加入的话）会给他们增光添彩。他们表面上装得很虔诚、很严谨，这样就很难在生活方面找出他们的毛病。^①他们鼓吹严守安息日制度，对破坏这一制度的人严厉谴责，认为杀人罪小、不守安息日罪大。然而这些伪君子每逢星期日讲道之后，便在学院的私人草地上玩滚木球游戏。学院的一个人（兰斯洛特·安德鲁斯先生的好朋友）有

① 如前所注，奥布里有亲天主教倾向，所以看清教徒总是不顺眼。——译注

一次为了满足他的愿望，就把通向滚木球游戏草地后门的钥匙借给了他。那是个星期日的晚上，后门一打开，发现那些狂热的布道者脱掉了法衣一本正经地玩着游戏。但看到一个并非同仁的人走了进来，他们感到很惊奇。

当时在剑桥，有一个尽职的胖高级市政官常常在教堂里打瞌睡。他试图不入睡，但控制不住自己。嗨！这作为一种罪恶的标志遭到劝诫。这位好人十分苦恼，就来到安德鲁斯的房间，以消除自己良心上的不安。安德鲁斯告诉他，这是身体上的一种坏毛病，不是思想上的毛病，而且这是违背他意志的事。安德鲁斯建议他星期天白天少吃点，到晚饭再弥补。高级市政官照着做了，但还是照样打瞌睡，结果受到劝诫。他又来讨教，眼里含着泪水。安德鲁斯就对他说，他可以像平常一样大吃一顿，然后立即大睡一觉。他照这样做了，然后来到圣玛丽教堂，布道者在教堂里已准备好一篇布道词，专门谴责那些在布道时睡觉的人，认为睡觉是罪恶的标志。尽职的高级市政官由于事先已经睡足了，就在整个布道过程中一直注视着布道者，让布道者的计划泡了汤。但我还应该说，安德鲁斯受到了最严厉的抨击和谴责，因为他要宽恕或原谅在布道时睡觉的人。但他有足够的学识和智慧为自己辩解。

他渊博的学识使他很快在大学里出了名，詹姆斯国王也知道了他。国王很器重他的学识，就提升了他的职务，最终让他担任温切斯特主教。他精心治理着这一教区，管理着牧师，晋升那些安于清贫、超脱、有才干的人。他向别人打听，寻找这样的人，几个人之中（这些人的名字我忘记了）有尼古拉斯·富勒（他写了《神圣的批判》），威尔特郡埃姆斯伯里附近阿灵顿的牧师。主教派人把他叫来，这个可怜的人害了怕，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主教让他坐下来吃饭，吃过餐后水果，用一个盘子端来了他的牧师任职证书，还有他的薪俸（发自主教座的任命）。这就是他的行为方式。他总是挑选有能力的人担任他的助理牧师，来提升他们。

这位威廉·奥布里博士在两个方面与彭布罗克伯爵威廉一世有关系（对比一下威尔顿的老谱系和奥布里家的老谱系可以看出来），通过梅林和菲利普·埃利德（威尔士人都有亲戚关系）。对他的升迁，伯爵极有可能帮了忙。彭布罗克伯爵在法兰西的圣昆廷担任将官时，奥布里博士是他的军法官。奥布里博士的遗嘱中提到一个大银盘，那就是遗赠给彭布罗克伯爵阁下的物品。

罗伯特·艾顿爵士

Sir Robert Ayton

1570—1638



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期间的廷臣和外交官，其诗人的名声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他被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高坛的南耳堂，在那里竖起一通精美的大理石和铜纪念碑，上面刻有碑文来纪念他。他的胸像是铜的，浇铸得很精巧，胸像上面有一顶桂冠，由两个白大理石塑像支撑着。[参见本篇插图]

罗伯特爵士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约翰·德莱顿先生说他见过罗伯特的诗，那是当时最优美的一些诗作，和其他的诗刊印在一起。找找这些诗。

他认识当时英格兰所有的才子。他和马姆斯伯里的托马斯·霍布

斯先生很熟。霍布斯先生曾对我说，他写诗文题献给他翻译的修昔底德时，曾用罗伯特（还有本·琼森）担任评论人和编辑。我听人说（我记得是约翰爵士本人告诉我的）他是约翰·艾顿爵士的大哥。约翰·艾顿爵士是黑仗侍卫官，也是个优秀的学者。

弗朗西斯·培根 圣奥尔本斯勋爵 Francis Bacon 1561—1626

弗朗西斯·培根出生于都铎王朝文职部门一个最高级官员的家庭，父亲是掌玺大臣，伊丽莎白女王的首席大臣伯利是他舅舅。他很快就在议会任职，但从来也没有主动谋求得到王室的宠爱。1593年，他反对征税，惹得伊丽莎白不快。他与埃塞克斯的友情使他在1600年成为犯罪嫌疑人，当时埃塞克斯率领军队在伦敦发动叛乱。然而，尽管埃塞克斯送过礼物给他，培根还是在起诉埃塞克斯的过程中起到主要作用，他对此辩护的理由是他首先要忠于女王。直到詹姆斯统治后期，培根才时来运转，1618年初升任大法官，这是詹姆斯重新采用的头衔。但培根树敌很多。1621年，他由于收受参与诉讼案件的人送的钱财而受审，尽管人们承认他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做出了对这些人不利的判决。他被判有罪，隐退后度过余生。他的哲学著作，无论是从政生涯中写的还是退休后写的，大都没有完成，而他最被人们记住的则是他的随笔。但他是现代科学思想的先驱者之一，摒弃“古代权威”，提倡观察和逻辑思维。

弗朗西斯·培根勋爵春风得意时，富尔克·格雷维尔爵士，即布

维鲁伦宫

建造这座宫花费了九千或一万,大约1665或1666年由哈博特尔·格里姆斯顿准男爵(现在的主事法官)卖给了两个木匠,卖价四百英镑,两个木匠赚了八百英镑。

备忘: 有很好的壁炉台,房间很宽敞,到处都镶嵌着漂亮的镶板。

备忘: 有两个浴室之类的房间,他下午看案件的时候到那里去。所有烟囱的烟道都延伸到宫殿的中央,其周围是座位。房顶用铅封得严严的。从铅屋顶上可以看到漂亮的水池,水池对着宫殿的东侧,在壮观的林荫大道另一侧,林荫大道通向格勒姆伯里宫,树梢形成了一种赏心悦目的斑驳的青绿色,像爱尔兰的刺绣一样[同一种颜色绣出的不同深浅]。厨房、储藏室、酒窖都在地下。宫殿的中央有一个很雅致的木楼梯,上面有很奇特的雕刻,每一处空隙的柱子上都有漂亮的雕像,比如说一个严肃的神学家手拿一本书、戴着一副眼镜,一个托钵僧等(没有两个相同的形象)。

备忘: 二楼门的外面(漆成了深棕色)有异教徒的神像(二层南门上有阿波罗,另一个门上有朱庇特和他的雷电等)。这些像都比真人大,由能工巧匠绘成。使像生色的是金影线,阳光一照闪闪生辉。

备忘: 东侧最上面一扇门的上部安装了一面大镜子,陌生人照过之后会心存感激地上一回当(从这扇门欣赏过一阵子水池、道路、乡村的景色之后),你就要回到房间里时,乍一看就会肯定说你透过宫殿看到了另一个景色。陌生人一来到阳台,在宫里带路的看守就会关住门,用这面镜子向他显示这种假象。这是培根大人的夏宫,他(在随笔里)说一个人应有夏季别墅和冬季别墅,就像衣服一样要有夏装和冬装。

从这里到格勒姆伯里有大约一英里,一路缓缓地向上倾斜,其倾斜度几乎连写字台都不如。

备忘：我小时候，……比林斯利爵士有一座很舒适的别墅，旁边是一片栎树林，在布里斯托尔东边大约一英里半的地方。询问一下他是否是亨利爵士的后裔。

走访托马斯·比林斯利爵士，询问一下他是不是亨利爵士的后裔。

§（托马斯·比林斯利爵士是英格兰最优秀的骑手，在英格兰以外也无人能超越他。他教多塞特伯爵及其三十个侍从骑高头大马。他教莱茵河流域的选帝侯及其几个兄弟^①。他在多塞特伯爵的女儿撒内特女伯爵家里辞世，跪在地上祈祷时死的。）

§ 那时商人经常外出，到意大利和西班牙。询问亚伯拉罕·希尔先生他是哪个行会的。可能会找到一些反映他慷慨和热心公益事业的纪念物。希尔先生的回答是：金匠行会的，那里有他一幅漂亮的画像。

§ 多年以后，皇家学会会员、庶民亚伯拉罕·希尔先生对我说，亨利·比林斯利爵士是金匠行会的，他的画像挂在金匠大厅里，最近我还去那里看看。没有他的画像，另外行会的书记员对我说，他可以肯定亨利爵士不是他们行会的。但希尔先生对我说，可以在“斯托调查报告”里找到所有市长大人所在的行会这一信息。

§ 奥斯汀托钵修会（现在的沃德姆公学）的修士怀特黑德教过他。比林斯利住在他家里，我认为他就死在了那里。

约翰·伯肯黑德爵士

Sir John Birkenhead

1615—1679

伯肯黑德是《宫廷信使报》的创办人，第一批著名记者之一。他

① 查理·路易及其两个兄弟鲁珀特亲王和莫里斯亲王。——编者注

述贵族的性格特征，我记得有这么几句：

祝愿布龙克夫人健康，愿她手里有一张最好的牌，
祝愿她的丈夫健康，他从无立锥之地。

他担任皇家学会会长大约十五年。他是海军部的。

他死于 1684 年 4 月 5 日，14 日安葬在伦敦塔附近圣凯瑟琳教堂高坛的中央。他担任过伦敦塔的典狱长。他在临死之前不久送给该教堂一架漂亮的风琴。高坛高大宏伟，他用一幅漂亮的围屏（他自己出钱）放在中央将其分隔开，将高坛糟蹋了。

理查德·巴尔克利爵士

Sir Richard Bulkeley

1644—1710

皇家学会会员。

他是一位在爱尔兰有一大笔产业的绅士，但不幸陷入债务，原因是他赞助了一帮痴心妄想当预言家的人，这些人的第一批信徒出现在煽动叛乱的法国卡米撒派和胡格诺派之中。他与这帮人交往很深，不仅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拿出来供他们挥霍，而且还出卖自己的才华，用他那支生花妙笔来为他们的狂热辩护，白白糟蹋了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听任他们的谬论摆布。

他雇有一个老女仆名叫内尔。巴特勒医生好多次去酒店，但都是一人独饮。晚上 9 点或 10 点的时候，老内尔端着一支蜡烛或提着一盏灯来叫他，说：“回家吧，你这个醉畜生”。过一会儿内尔就会结巴起来，然后主人就会叫她“醉畜生”，这样两个人互相叫着“醉畜生”一路回到家里。

§ 一个仆人将其主人的尿拿给巴特勒医生，巴特勒当时在书房（房门闭上了），不愿与他交谈。仆人胡搅蛮缠了好大一阵子毫无结果，就对医生说他要一定要让医生见到主人的尿，他不会回去，要把尿扣到医生的头上。这一下把医生逗乐了，他就到那位绅士那里把他治好了。这一信息来自罗伯特·胡克先生。

一位绅士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就派个仆人带着一匹马去找巴特勒医生。马渴得很厉害，就猛地把头扎进水里，把医生的头也压到了水里去。巴特勒大怒，要回家。仆人坚决不让他走，把剑拔出来，不时地朝他刺一下（他想返回时），这样逼着他走在前面。这一信息来自戈弗雷先生。

§ 詹姆斯·博维先生谈到巴特勒医生治病的几个例子。巴特勒医生住在伦敦的萨沃伊，那里有一个朝向泰晤士河的阳台。有一次，一个病人来这里找他，此人深受疟疾的折磨。医生叫人准备好一条船放在他窗台下面，然后和这位病人（一位绅士）在阳台上交谈。这时有人发出一个暗号，两三条壮汉来到这位绅士的背后，将他扔到二十英尺开外的泰晤士河里。这一惊吓绝对治好了他的病。

一个绅士长了一脸难看的红斑点，来到他这里看病。巴特勒医生说：“我要吊死你。”然后他很快准备好装备，把他吊到屋顶的梁上。他眼看就要死了，巴特勒割破维持这些丘疹的血管，放出一些可怖的黑血，治好了他的病。

还有一次，有人来找他治疗结肠癌（或溃疡）。巴特勒医生问：“你能拉屎吗？”病人回答说：“能拉。”于是医生叫人拿来一个盆让他拉，